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五代史卷七十二至  
四

詳校官內閣侍讀<sub>臣</sub>孫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六百二十三

史部

五代史卷七十二

宋

歐

陽

修

撰

夷附錄第一

嗚呼夷狄居處飲食隨水草寒暑徙遷有君長部號而

無世族文字記別至於弦弓毒矢彊弱相并國地大小  
興滅不常是皆烏足以考述哉惟其服叛去來能為中  
國利害者此不可以不知也自古夷狄之於中國有道

未必服無道未必不來蓋自因其衰盛雖嘗置之治外而羈縻制馭恩威之際不可失也其得之未必為利失之有足為患可不慎哉作四夷附錄

夷狄種號多矣其大者自以名通中國其次小遠者附見又其次微不足錄者不可勝數其地環列九州之外而西北常彊為中國患三代獫狁見於詩書秦漢以來匈奴著矣隋唐之間突厥為大其後有吐蕃回鶻之彊五代之際以名見中國者十七八而契丹最盛契丹自

後魏以來名見中國或曰與庫莫奚同類而異族其居  
曰尼嚕古穆稜穆稜者河也是謂黃水之南黃龍之北  
得鮮卑之故地故又以為鮮卑之遺族當唐之世其地  
北接室韋東隣高麗西界奚國而南至營州其部族之  
大者曰大賀氏後分為八部其一曰達爾扎部二曰伊  
斯琿部三曰舍琿部四曰諾爾威部五曰婆摩部六曰納  
古濟部七曰濟勒勤部八曰實衮部部之長號大人而常  
推一大人建旗鼓以統八部至其歲久或其國有灾疾

而畜牧衰則八部聚議以旗鼓立其次而代之被代者  
以為約本如此不敢爭某部大人約尼次立時劉仁恭  
據有幽州數出兵摘星嶺攻之每歲秋霜落則燒其野  
草契丹馬多飢死即以良馬賂仁恭求市牧地請聽盟  
約甚謹八部之人以為約尼不任事選於其衆以安巴  
堅代之安巴堅亦不知其何部人也為人多智勇而善  
騎射是時劉守光暴虐幽涿之人多亡入契丹安巴堅  
乘間入塞攻陷城邑俘其人民依唐州縣置城以居之

漢人教安巴堅曰中國之王無代立者由是安巴堅益以威制諸部而不肯代其立九年諸部以其久不代共責誚之安巴堅不得已傳其旗鼓而謂諸部曰吾立九年所得漢人多矣吾欲自為一部以治漢城可乎諸部許之漢城在炭山東南灤河上有鹽鐵之利乃後魏滑鹽縣也其地可植五穀安巴堅率漢人耕種為治城郭邑屋廛市如幽州制度漢人安之不復思歸安巴堅知衆可用用其妻舒嚕策使人告諸部大人曰我有鹽池

諸部所食然諸部知食鹽之利而不知鹽有主人可乎  
當來犒我諸部以為然共以牛酒會鹽池安巴堅伏兵  
其旁酒酣伏發盡殺諸部大人遂立不復代梁將篡唐  
晉王李克用使人聘于契丹安巴堅以兵三十萬會克  
用於雲州東城置酒酒酣握手約為兄弟克用贈以金  
帛甚厚期共舉兵擊梁安巴堅遺晉馬千匹既歸而背  
約遣使者袍笏摩琳聘梁梁遣太府卿高項軍將郎公  
遠等報聘逾年項還安巴堅遣使者解里隨項以良馬



貂裘朝霞錦聘梁奉表稱臣以求封冊梁復遣公遠及  
司農卿渾特以詔書報勞別以記事賜之約共舉兵滅  
晉然後封冊為甥舅之國又使以子弟三百騎入衛京  
師克用聞之大恨是歲克用病臨卒以一箭屬莊宗期  
必滅契丹渾特等至契丹安巴堅不能如約梁亦未嘗  
封冊而終梁之世契丹使者四至莊宗天祐十三年安  
巴堅攻晉蔚州執其振武節度使李嗣本是時莊宗已  
得魏博方南向與梁爭天下遣李存矩發山北兵存矩

至祁溝關兵叛擁偏將盧文進擊殺存矩亡入契丹契丹攻破新州以文進部將劉殷守之莊宗遣周德威擊殷而文進引契丹數十萬大至德威懼引軍去為契丹追及大敗之德威走幽州契丹圍之幽薊之間虜騎遍滿山谷所得漢人以長繩連頭繫之於木漢人夜多自解逃去文進又教契丹為火車地道起土山以攻城城中鎔銅鐵汁揮之中者輒爛墮德威拒守百餘日莊宗遣李嗣源閻寶李存審等救之契丹數為嗣源等所敗

乃解去契丹比佗夷狄尤健勁父母死以不哭為勇載其尸深山置大木上後三歲往取其骨焚之酹而呪曰夏時向陽食冬時向陰食使我射獵猪鹿多得其風俗與奚靺鞨頗同至安巴堅稍并服旁諸小國而多用漢人漢人教之以隸書之半增損之作文字數千以代刻木之約又制婚嫁置官號乃僭稱皇帝自號天皇王以其所居橫帳地名為姓曰錫里錫里譯者謂之耶律名年曰天贊以其所居為上京起樓其間號西樓又於其

東千里起東樓北三百里起北樓南木葉山起南樓往來射獵四樓之間契丹好鬼而貴日每月朔旦東向而拜日其大會聚視國事皆以東向為尊四樓門屋皆東向莊宗討張文禮圍鎮州定州王處直懼鎮且亡晉兵必并擊已遣其子郁說契丹使入塞以牽晉兵郁謂安巴堅曰臣父處直使布愚款曰故趙王王鎔王趙六世鎮州金城湯池金帛山積燕姬趙女羅綺盈廷張文禮得之而為晉所攻懼死不暇故皆留以待皇帝安巴堅

大喜其妻舒嚕不肯曰我有羊馬之富西樓足以娛樂  
今捨此而遠赴人之急我聞晉兵彊天下且戰有勝敗  
後悔何追安巴堅躍然曰張文禮有金玉百萬留待皇  
后可共取之於是空國入寇郁之召契丹也定人皆以  
為契丹必為患不可召而處直不聽郁已去處直為其  
子都所廢安巴堅攻幽州不克又攻涿州陷之間處直  
廢而都立遂攻中山渡沙河都告急於莊宗莊宗自將  
鐵騎五千遇契丹前鋒於新城晉兵自桑林馳出人馬

精甲光明燭日敵騎愕然稍却晉軍乘之敵遂散走而  
沙河水薄敵皆陷沒安巴堅退保望都會天大雪契丹  
人馬飢寒多死安巴堅顧盧文進以手指天曰天未使  
我至此乃引兵去莊宗躡其後見其宿處環結在地方  
隅整然雖去而不亂歎曰兵法令嚴蓋如此也契丹雖  
無所得而歸然自此頗有窺中國之志患女真渤海等  
在其後欲擊渤海懼中國乘其虛乃遣使聘唐以通好  
同光之間使者再至莊宗崩明宗遣供奉官姚坤告哀

於契丹坤至西樓而安巴堅方東攻渤海坤追至慎州  
見之安巴堅錦袍大帶垂後與其妻對坐穹廬中延坤  
入謁安巴堅問曰聞爾河南北有兩天子信乎坤曰天  
子以魏州軍亂命總管令公將兵討之而變起洛陽凶  
問今至矣總管返兵河北赴難京師為衆所推已副人  
望安巴堅仰天大哭曰晉王與我約為兄弟河南天子  
即吾兒也昨聞中國亂欲以甲馬五萬往助我兒而渤  
海未除志願不遂又曰我兒既沒理當取我商量新天

子安得自立坤曰新天子將兵二十年位至大總管所  
領精兵三十萬天時人事其可得違其子托雲在側曰  
使者無多言蹊田奪牛豈不為過坤曰應天順人豈比  
匹夫之事至如天皇王得國而不代豈彊取之邪安巴  
堅即慰勞坤曰理正當如是爾又曰吾聞此兒有宮婢  
二千人樂官千人放鷹走狗嗜酒好色任用不肖不惜  
人民此其所以敗也我自聞其禍即舉家斷酒解放鷹  
犬罷散樂官我亦有諸部樂官千人非公宴不用我若



所為類吾兒則亦安能長久又謂坤曰吾能漢語然絕口不道於部人懼其効漢而怯弱也因戒坤曰爾當先歸吾以甲馬三萬會新天子幽鎮之間共為盟約與我幽州則不復侵汝矣安巴堅攻渤海取其扶餘一城以為東丹國以其長子人皇王托雲為東丹王已而安巴堅病死舒嚕護其喪歸西樓立其次子元帥太子耀庫濟坤從至西樓而還當安巴堅時有韓延徽者幽州人也為劉守光參軍守光遣延徽聘于契丹延徽見安巴

堅不拜安巴堅怒留之不遣使牧羊馬久之知其材名  
與語奇之遂用以為謀主安巴堅攻党項室韋服諸小  
國皆延徽謀也延徽後逃歸事莊宗莊宗客將王緘諧  
之延徽懼求歸幽州省其母行過常山匿王德明家居  
數月德明問其所向延徽曰吾欲復走契丹德明以為  
不可延徽曰安巴堅失我如喪兩目而折手足今復得  
我必喜乃復走契丹安巴堅見之果大喜以謂自天而  
下安巴堅僭號以延徽為相號政事令契丹謂之崇文

令公後卒于耀庫濟之後更名德光塋安巴堅木葉山  
謚曰大聖皇帝後更其名曰億德光立三年改元曰天  
顯遣使者以名馬聘唐并求碑石為安巴堅刻銘明宗  
厚禮之遣飛勝指揮使安念德報聘定州王都反唐遣  
王晏球討之都以蠟丸書走契丹求援德光遣托諾策  
稜等以騎五千救都都及托諾擊晏球於曲陽為晏球  
所敗德光又遣特哩袞哈瑪爾益托諾以騎七千晏球又敗  
之于唐河鶻爾與數騎返走至幽州為趙德鈞所執而

晏球攻破定州擒托諾策稜皆送京師明宗斬托諾等  
六百餘人而赦哈瑪爾選其壯健者五千餘人為契丹直  
初安巴堅死長子東丹王托雲當立其母舒嚕遣其幼  
子安端少君之扶餘代之將立以為嗣然舒嚕尤愛德  
光德光有智勇素已服其諸部安端已去而諸部希舒  
嚕意共立德光托雲不得立長興元年自扶餘泛海奔  
于唐明宗因賜其姓為東丹而更其名曰慕華以其來  
自遼東乃以瑞州為懷化軍拜慕華懷化軍節度瑞慎

等州觀察處置等使其部曲五人皆賜姓名罕只曰罕  
友塔瑪葛曰穆順義薩喇曰羅賓德頁穆曰易師仁誥  
里曰蓋來賓以為歸化歸德將軍郎將又賜前所獲鶻  
爾姓名曰赫懷惠達哩曰列知思策稜曰原知感福郎  
曰服懷造扎實結曰訖懷宥其餘為契丹直者皆賜姓  
名二年更賜託雲姓李更其名曰贊華三年以贊華為  
義成軍節度使契丹自安巴堅時侵滅諸國稱雄北方  
及救王都為王晏球所敗喪其萬騎又失哈瑪爾等皆名

將而托雲尤思念托雲由是卑辭厚幣數遣使聘中國  
因求歸哈瑪爾策稜等唐輒斬其使而不報當此之時中  
國之威幾振距幽州北七百里有榆關關東臨海北有  
兔耳覆丹山山皆斗絕竝海東北有路狹僅通車其旁  
地可耕植唐時置東西狹石渚疇米磚長揚黃花紫蒙  
白狼等戍以扼契丹於此戍兵常自耕食惟衣絮歲給  
幽州久之皆有田宅養子孫以堅守為已利自唐末幽  
薊割據戍兵廢散契丹因得出陷平營而幽薊之人歲

苦寇鈔自涿州至幽州百里人跡斷絕轉餉常以兵護送契丹多伏兵於鹽溝以擊奪之莊宗之末趙德鈞鎮幽州於鹽溝置良鄉縣又於幽州東五十里築城皆戍以兵及破赫邈等又於其東置三河縣由是幽薊之人始得耕牧而輸餉可通德光乃西徙橫帳居揆刺泊出兵雲朔之間明宗患之以石敬瑭鎮守河東總大同彰國振武威塞等軍禦之應順清泰之間調發饋餉遠近勞敝德光事其母甚謹常侍立其側國事必告而後行

石敬瑭反唐遣張敬達等討之敬瑭遣使求救於德光  
德光白其母曰吾嘗夢石郎召我而使者果至豈非天  
邪母召胡巫問吉凶巫言吉乃許是歲九月契丹出鴈  
門車騎連亘數十里將至太原遣人謂敬瑭曰吾為爾  
今日破敵可乎敬瑭報曰皇帝赴難要在成功不在速  
大兵遠來而唐軍甚盛願少待之使者未至而兵已交  
敬達大敗敬瑭夜出北門見德光約為父子問曰大兵  
遠來戰速而勝者何也德光曰吾謂唐兵能守鴈門而



扼諸險要則事未可知今兵長驅深入而無阻吾知大  
事必濟且吾兵多難久宜以神速破之此其所以勝也  
敬達敗退保晉安寨德光圍之唐遣趙德鈞延壽救敬  
達而德鈞父子按兵團柏谷不救德光謂敬瑋曰吾三  
千里赴義義當徹頭乃築壇晉城南立敬瑋為皇帝自  
解衣冠被之冊曰咨爾子晉王子視爾猶子爾視子猶  
父已而楊光遠殺張敬達降晉晉高祖自太原入洛陽  
德光送至潞州趙德鈞延壽出降德光謂晉高祖曰大

事已成吾命大相溫從爾渡河吾亦留此俟爾入洛而後止臨訣執手噓噓脫白貂裘以衣高祖遺以良馬二十匹戰馬千二百匹戒曰子子孫孫無相忘時天顯九年也高祖已入洛德光乃止執趙德鈞延壽以歸德鈞幽州人也事劉守光守文為軍校莊宗伐燕得之賜姓名曰李紹斌其子延壽本姓劉氏常山人也其父祁為修縣令劉守文攻破修縣德鈞得延壽并其母种氏而納之因以延壽為子延壽為人姿質妍柔稍涉書史明

宗以女妻之號興平公主莊明之世德鈞鎮幽州十餘年以延壽故尤見信任延壽明宗時為樞密使罷至廢帝立復以為樞密使晉高祖起太原廢帝遣延壽將兵討之而德鈞亦請以鎮兵討賊廢帝察其有異志使自飛狐出擊其後而德鈞南出吳兒會延壽於西唐延壽因以兵屬之廢帝以德鈞為諸道行營都統延壽為太原南面招討使德鈞為延壽求鎮州節度使廢帝怒曰德鈞父子握彊兵求大鎮苟能敗契丹而破太原雖代

予亦可若翫冠要君但恐犬兔俱斃因遣使者趣德鈞等進軍德鈞陰遣人聘德光求立己為帝德光指穹廬前巨石謂德鈞使者曰吾已許石郎矣石爛可改也德光至潞州鑠德鈞父子而去德光母舒嚕見之問曰汝父子自求為天子何邪德鈞慙不能對悉以田宅之籍獻之舒嚕問何在曰在幽州舒嚕曰幽州屬我矣何獻之為明年德鈞死德光以延壽為幽州節度使封燕王契丹當莊宗明宗時攻陷營平二州及己立晉又得鴈

門以北幽州節度管內合一十六州乃以幽州為燕京  
改天顯十一年為會同元年更其國號大遼置百官皆  
依中國參用中國之人晉高祖每遣使聘問奉表稱臣  
歲輸絹三十萬匹其餘寶玉珍異下至中國飲食諸物  
使者相屬於道無虛日德光約高祖不稱臣更表為書  
稱兒皇帝如家人禮德光遣中書令韓頰奉冊高祖為  
英武明義皇帝高祖復遣趙瑩馮道等以太常鹵簿奉  
冊德光及其母尊號終其世奉之甚謹高祖崩出帝即

位德光怒其不先以告而又不奉表不稱臣而稱孫數遣使者責晉晉大臣皆恐而景延廣對契丹使者語獨不遜德光益怒揚光遠反青州招之開運元年春德光傾國南寇分其衆為三西出鴈門攻并代劉知遠擊敗之于秀容東至于河陷博州以應光遠德光與延壽南攻陷貝州德光屯元城兵及黎陽晉出帝親征遣李守貞等東馳馬家渡擊敗契丹而德光與晉相距于河月餘間馬家渡兵敗乃引衆擊晉戰于戚城德光臨陣望

見晉軍旗幟光明而士馬嚴整有懼色謂其左右曰揚  
光遠言晉家兵馬半已餓死何其盛也兵既交殺傷相  
半陣間斷箭遺鏃布厚寸餘日暮德光引去分其兵為  
二一出滄州一出深州以歸二年正月德光復傾國入  
寇圍鎮州分兵攻下鼓城等九縣杜重威守鎮州閉壁  
不敢出契丹南掠邢洺磁至于安陽河千里之內焚剽  
殆盡契丹見大桑木罵曰吾知紫披襖出自汝身吾豈  
容汝活邪東薪於木而焚之是時出帝病不能出征遣

張從恩安審琦皇甫遇等禦之遇前渡漳水與契丹戰於榆林幾為所虜審琦從後救之契丹望見塵起謂救兵至引去而從恩畏怯不敢追亦引兵南走黎陽契丹已北而出帝疾少間乃下詔親征軍于澶州遣杜重威等北伐契丹歸至古北聞晉軍已至即復引而南及重威戰于陽城衛村晉軍飢渴鑿井輒壞絞泥汁而飲德光坐奚車中呼其衆曰晉軍盡在此矣可生擒之然後平定天下會天大風晉軍奮死擊之契丹大敗德光喪



車騎一白橐駝而走至幽州其首領大將各筭一百獨  
趙延壽免焉是時天下旱蝗晉人苦兵乃遣開封府軍  
將張暉假供奉官聘于契丹奉表稱臣以修和好德光  
語不遜然契丹亦自厭兵德光母舒嚕嘗謂晉人曰南  
朝漢兒爭得一向卧邪自古聞漢來和蕃不聞蕃去和  
漢若漢兒實有回心則我亦何惜通好晉亦不復遣使  
然數以書招趙延壽延壽見晉衰而天下亂常有意窺  
中國而德光亦嘗許延壽滅晉而立之延壽得晉書偽

為好辭報晉言身陷敵思歸約晉發兵為應而德光將

高牟翰亦詐以瀛州降晉晉君臣皆喜三年七月遣杜

重威李守貞張彥澤等出兵為延壽應兵趨瀛州牟翰

空城而去晉軍至城下見城門皆啓疑有伏兵不敢入

遣梁漢璋追牟翰及之漢璋戰死重威等軍屯武強德

光聞晉出兵乃入略鎮州重威西屯中渡與德光夾水

而軍德光分兵竝西山出晉軍後攻破欒城縣縣有騎

軍千人皆降於遼德光每獲晉人刺其面文曰奉勅不

殺縱以南歸重威等被圍糧絕遂舉軍降德光喜謂趙  
延壽曰所得漢兒皆與爾因以龍鳳赭袍賜之使衣以  
撫晉軍亦以赭袍賜重威遣傅珠爾監張彥澤將騎二  
千先入京師晉出帝與太后為降表自陳過咎德光遣  
斛里以手詔賜帝曰孫兒但勿憂管取一喫飯處德光  
將至京師有司請以法駕奉迎德光曰吾躬擐甲胄以  
定中原太常之儀不暇顧也止而不用出帝與太后出  
郊奉迎德光辭不見曰豈有兩天子相見於道路邪四

年正月丁亥朔旦晉文武百官班于都城北望帝拜辭  
素服紗帽以待德光被甲衣貂裘帽立馬于高岡百官  
俯伏待罪德光入自封邱門登城樓遣通事宣諭衆  
曰我亦人也可無懼我本無心至此漢兵引我來爾遂  
入晉宮宮中嬪妓迎謁皆不顧夕出宿于赤岡封出帝  
負義侯遷于黃龍府癸巳入居晉宮以契丹守諸門門  
廡殿庭皆磔犬掛皮以為厭勝甲午德光盛服視朝于  
廣政殿乙未被中國冠服百官常參起居如晉儀而旃

裘行幄宛馬奚車羅列階陛晉人俛首不敢仰視二月  
丁丑朔金吾六軍殿中省仗太常樂舞陳于廷德光冠  
通天冠服絳紗袍執大珪以視朝大赦改晉國為大遼  
國開運四年為會同十年德光嘗許趙延壽滅晉而立  
以為帝故契丹擊晉延壽常為先鋒虜掠所得悉以奉  
德光及其母述律德光已滅晉而無立延壽意延壽不  
敢自言因李崧以求為皇太子德光曰吾於燕王無所  
愛惜雖我皮肉可為燕王用者吾可割也吾聞皇太子

是天子之子燕王豈得為之乃命與之遷秩翰林學士  
張礪進擬延壽中京留守大丞相錄尚書事都督中外  
諸軍事德光索筆塗其錄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止  
以為中京留守大丞相而延壽前為樞密使封燕王皆  
如故又以礪為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與故晉相和凝竝為宰相礪明宗時翰林學士晉高  
祖起太原時廢帝遣礪督趙延壽進軍於團柏谷已而  
延壽為德光所鑠并礪遷于契丹德光重其文學仍以

為翰林學士礪常思歸逃至境上為追者所得德光責之礪曰臣本漢人衣服飲食言語不同今思歸而不得生不如死德光顧其通事高唐英曰吾戒爾輩善待此人致其逃去過在爾也因笞唐英一百而待礪如故其愛之如此德光將視朝有司給延壽貂蟬冠礪三品冠服延壽與礪皆不肯服而延壽別為王者冠以自異礪曰吾在上國時晉遣馮道奉冊北朝道賁二貂冠其一宰相韓延徽冠之其一命我冠之今其可降服邪卒冠

貂蟬以朝三月丙戌朔德光服靴袍御崇元殿百官入  
閣德光大悅顧其左右曰漢家儀物其盛如此我得於  
此殿坐豈非真天子邪其母舒魯遣人齎書及安巴堅  
明殿書賜德光明殿若中國陵寢下宮之制其國君薨  
葬則於其墓側起屋謂之明殿置官屬職司歲時奉表  
起居如事生置明殿學士一人掌答書詔每國有大慶  
弔學士以先君之命為書以賜國君其書常曰報兒皇  
帝云德光已滅晉遣其部族酋豪及其通事為諸州鎮



刺史節度使括借天下錢帛以賞軍胡兵人馬不給糧  
草日遣數千騎分出四野劫掠人民號為打草穀東西  
二三十里之間民被其毒遠近怨嗟漢高祖起太原所  
在州鎮多殺契丹守將歸漢德光大懼又時已熱乃以  
蕭翰為宣武軍節度使翰契丹之大族其號阿巴翰之  
妹亦嫁德光而阿巴本無姓氏契丹呼翰為國舅及將  
以為節度使李崧為製姓名曰蕭翰於是始姓蕭德光  
已留翰守汴乃北歸以晉內諸司伎術宮女諸軍將卒

數千人從自黎陽渡河行至湯陰登愁死岡謂其宣徽使高勲曰我在上國以打圍食肉為樂自入中國心常不快若得復吾本土死亦無恨勲退而謂人曰敵將死矣相州梁暉殺契丹守將閉城距守德光引兵攻破之城內男子無少長皆屠之婦女悉驅以北後漢以王繼弘鎮相州得髑髏十數萬枚為大冢葬之德光至臨洺見其井邑荒殘笑謂晉人曰致中國至此皆燕王為罪首又顧張礪曰爾亦有力焉德光行至藥城得疾卒于

殺虎林契丹破其腹去其腸胃實之以鹽載而北晉人  
謂之帝羆焉永康王烏雲立謚德光為嗣聖皇帝號安  
巴堅為太祖德光為太宗

五代史卷七十二

五代史卷七十二考證

附錄契丹傳明宗斬禿餒等六百餘人而赦赫邈選其

壯健者五千餘人為契丹直○臣文清按通鑑云乃

赦特哩袞等酋長五十人置之親衛餘六百人悉斬之

與此異

以幽州為燕京○臣宗萬按通鑑云契丹以幽州為南

京胡三省注云參考趙思溫為留守事則南京為是

德光服靴袍御崇元殿百官入閣○臣文清按歐陽修

曰唐故事天子御殿見羣臣曰常參朔望御便殿見羣臣曰入閣又五代會要有入閣儀乃後梁所定詳見通鑑注

五代史卷七十二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六百二十四

史部

五代史卷七十三

宋

歐

陽

修

撰

四夷附錄第二

烏雲東丹王托雲子也托雲奔于唐烏雲留不從號永康王契丹好飲人血托雲左右姬妾多刺其臂吮之其小過輒挑目剗灼不勝其毒然喜賓客好飲酒工畫頗知書其自契丹歸中國載書數千卷樞密使趙延壽每

假其異書醫經皆中國所無者明宗時自滑州朝京師  
遙領武信軍節度使食其俸賜甲第一區宮女數人契  
丹兵助晉于太原唐廢帝遣宦者秦繼旻皇城使李彥  
紳殺烏雲于其第晉高祖追封烏雲為燕王德光滅晉  
烏雲從至京師德光殺繼旻彥紳籍其家貲悉以賜烏  
雲德光死藥城兀欲與趙延壽及諸大將等俱入鎮州  
延壽自稱權知軍國事遣人求鎮州管鑰於烏雲烏雲  
不與延壽左右曰契丹大人聚而謀者詢詢必有變宜



脩之今中國之兵猶有萬人可以擊虜不然事必不成  
延壽猶豫不決烏雲妻延壽以為妹五月朔旦烏雲召  
延壽及張礪李崧馮道等置酒酒數行烏雲謂延壽曰  
妹自上國來當一見之延壽欣然與烏雲俱入食頃烏  
雲出坐笑謂礪等曰燕王謀反鎖之矣諸君可無慮也  
又曰先帝在汴州與我算子一莖許我知南朝軍國事  
昨聞寢疾無遺命燕王安得自擅邪礪等罷去烏雲召  
延壽廷立而詰之延壽不能對乃遣人監之而籍其家

貲烏雲宣德光遺制曰永康王大聖皇帝之嫡孫人皇王之長子可於中京即皇帝位中京契丹謂鎮州也遣使者告哀於諸鎮蕭翰聞德光卒棄汴州而北至鎮州烏雲已去翰以騎圍張礪宅執礪而責曰汝教先帝勿用遼人為節度使何也礪對不屈翰鏢之是夕礪卒烏雲為人雋偉亦工畫能飲酒好禮士德光嘗賜以絹數千匹烏雲散之一日而盡烏雲已立先遣人報其祖母舒嚕舒嚕怒曰我兒平晉取天下有大功業其子在我

側者當立而人皇王背我歸中國其子豈得立邪乃率  
兵逆烏雲將廢之烏雲留其將滿達守鎮州晉諸將相  
隨德光在鎮州者皆留之而去以翰林學士徐台符李  
澣從行與其祖母舒嚕相距于石橋舒嚕所將兵多亡  
歸烏雲烏雲乃幽舒嚕於祖州祖州安巴堅墓所也舒  
嚕為人多智而忍安巴堅死悉召從行大將等妻謂曰  
我今為寡婦矣汝等豈宜有夫乃殺其大將百餘人曰  
可往從先帝左右有過者多送木葉山殺於安巴堅墓

隧中曰為我見先帝于地下大將趙思溫本中國人也  
以材勇為安巴堅所寵述律後以事怒之使送木葉山  
思溫辭不肯行舒嚕曰爾先帝親信安得不往見之思  
溫對曰親莫如后后何不行舒嚕曰我本欲從先帝于  
地下以子幼國中多故未能也然可斷吾一臂以送之  
左右切諫之乃斷其一腕而釋思溫不殺初德光之擊  
晉也舒嚕常非之曰吾國用一漢人為主可乎德光曰  
不可也舒嚕曰然則汝得中國不能有後必有禍悔無

及矣德光死載其尸歸舒嚕不哭而撫其尸曰待我國  
中人畜如故然後塋汝已而烏雲囚之後死于木葉山  
烏雲更名阮號天授皇帝改元曰天祿是歲八月塋德  
光於木葉山遣人至鎮州召馮道和凝等會塋使者至  
鎮州鎮州軍亂大將白再榮等逐出滿達據定州已而  
悉其衆以北歸滿達德光之從弟也德光滅晉以為邢  
州節度使滿達立命守鎮州滿達尤酷虐多略中國人  
剝面抉目拔髮斷腕而殺之出入常以鉗鑿挑割之具

自隨寢處前後掛人肝脰手足言笑自若鎮定之人不勝其毒滿達已去馮道等乃南歸漢乾祐元年烏雲率萬騎攻邢州陷內邱契丹入邊常以馬嘶為候其來也馬不嘶鳴而矛戟夜有光又月蝕其衆皆懼以為凶雖破內邱而人馬傷死者大半烏雲立五年會諸部之長復謀入邊諸部大人皆不欲烏雲彊之燕王舍音與太寧王嘔里僧等率兵殺烏雲於大神淀德光子齊王舒嚕聞亂走南山契丹擊殺舍音嘔里僧而迎舒嚕以立

舒嚕立改元應歷號天順皇帝後更名璟舒嚕有疾不能近婦人左右給事多以宦者然畋獵好飲酒不恤國事每酣飲自夜至旦晝則常睡國人謂之睡王初烏雲常遣使聘漢使者至中國而周太祖入立太祖復遣將軍朱憲報聘憲還而烏雲死舒嚕立遂不復南寇顯德六年夏世宗北伐以保大軍節度使田景咸為淤口關部署右神武統軍李洪信為合流口部署前鳳翔節度使王晏為益津關部署侍衛親軍馬步都虞候韓通為

陸路都部署世宗自乾寧軍御龍舟艘船戰艦首尾數  
十里至益津關降其守將而河路漸狹舟不能進乃捨  
舟陸行瓦橋淤口關瀛漠州守將皆迎降方下令進攻  
幽州世宗遇疾乃置雄州於瓦橋關霸州於益津關而  
還周師下三關瀛漠兵不血刃舒嚕聞之謂其國人曰  
此本漢地今以還漢又何惜耶舒嚕後為庖者因其醉  
而殺之

嗚呼自古夷狄服叛雖不繫中國之盛衰而中國之制



夷狄則必因其彊弱予讀周日歷見世宗取瀛漠定三  
關兵不血刃而史官譏其以王者之師馳千里而襲人  
輕萬乘之重於萑葦之間以僥倖一勝夫兵法決機因  
勢有不可失之時世宗南平淮甸北伐契丹乘其勝威  
擊其昏殆世徒見周師之出何速而不知舒嚕有可取  
之機也是時舒嚕以謂周之所取皆漢故地不足顧也  
然則十四州之故地皆可指麾而取矣不幸世宗遇疾  
功志不就然瀛漠三關遂得復為中國之人而十四州

之俗至今陷於夷狄彼其為志豈不可惜而其功不亦壯哉夫兵之變化屈伸豈區區守常談者所可識也初蕭翰聞德光死北歸有同州郃陽縣令胡嶠為翰掌書記隨入契丹而翰妻爭妬告翰謀反翰見殺嶠無所依居敵中七年當周廣順三年亡歸中國略能道其所見云自幽州西北入居庸關明日又西北入石門關關路崖狹一夫可以當百此中國控扼契丹之險也又三日至可汗州南望五臺山其一峯最高者東臺也又三日

至新武州西北行五十里有雞鳴山云唐太宗北伐聞  
雞鳴于此因以名山明日入永定關此唐故關也又四  
日至歸化州又三日登天嶺嶺東西連亘有路北下四  
顧冥然黃雲白草不可窮極契丹謂嶠曰此辭鄉嶺也  
可一南望而為永訣同行者皆慟哭往往絕而復蘇又  
行三四日至黑榆林時七月寒如深冬又明日入斜谷  
谷長五十里高崖峻谷仰不見日而寒尤甚已出谷得  
平地氣稍溫又行二日渡湟水又明日渡黑水又二日

至湯城淀地氣最溫契丹苦大寒則就溫于此其水泉  
清冷草軟如茸可藉以寢而多異花記其二種一曰旱  
金大如掌金色爍人一曰青囊如中國金燈而色類藍  
可愛又二日至儀坤州渡麝香河自幽州至此無里堠  
其所向不知為南北又二日至赤崖翰與烏雲相及遂  
及舒嚕戰于沙河舒嚕兵敗而北烏雲追至獨樹渡遂  
囚舒嚕于撲馬山又行三日遂至上京所謂西樓也西  
樓有邑屋市肆交易無錢而用布有綾錦諸工作宦者

翰林伎術教坊角觝秀才僧尼道士等皆中國人而并汾幽薊之人尤多自上京東去四十里至真珠寨始食菜明日東行地勢漸高西望平地松林鬱然數十里遂入平川多草木始食西瓜云契丹破回紇得此種以牛糞覆棚而種大如中國冬瓜而味甘又東行至裏潭始有柳而水草豐美有息雞草尤美而本大馬食不過十本而飽自裏潭入大山行十餘日而出過一大林長二三里皆蕪荑枝葉有芒刺如箭羽其地皆無草兀欲時

卓帳于此會諸部人葬德光自此西南行日六十里行  
七日至大山門兩高山相去一里而長松豐草珍禽野  
卉有屋室碑石曰陵所也烏雲入祭諸部大人惟執祭  
器者得入入而門闔明日開門曰拋盞禮畢問其禮皆  
祕不肯言嶠所目見囚舒噲葬德光等事與中國所記  
差異已而翰得罪被鑕嶠與部曲東之福州福州翰所  
治也嶠等東行過一山名十三山云此西南去幽州二  
千里又東行數日過衛州有居人三千餘家乃契丹所

虜中國衛州人築城而居之嶠至福州而契丹多憐嶠  
教其逃歸嶠因得其諸國種類遠近云距契丹國東至  
于海有鐵甸其族野居皮帳而人剛勇其地少草木水  
鹹濁色如血澄之久而後可飲又東女真善射多牛鹿  
野狗其人無定居行以牛負物遇雨則張革為屋常作  
鹿鳴呼鹿而射之食其生肉能釀麋為酒醉則縛之而  
睡醒而後解不然則殺人又東南渤海又東遼國皆與  
契丹略同其南海曲有魚鹽之利又南奚與契丹略同

而人好殺戮又南至于榆關矣西南至儒州皆故漢地  
西則突厥回紇西北至嫪厥律其人長大髦頭酋長全  
其髮盛以紫囊地苦寒水出大魚契丹仰食又多黑白  
黃貂鼠皮北方諸國皆仰足其人最勇隣國不敢侵又  
其西轄戛又其北單于突厥皆與嫪厥律略同又北黑  
車子善作車帳其人知孝義地貧無所產云契丹之先  
常後回紇後背之走黑車子始學作車帳又北牛蹄突  
厥人身牛足其地尤寒水曰葫蘆河夏秋水厚二尺春



冬冰徹底常燒器銷冰乃得飲東北至韃靼子其人髦  
首披布為衣不鞍而騎大弓長箭尤善射遇人輒殺而  
生食其肉契丹等國皆畏之契丹五騎遇一韃靼子則  
皆散走其國三面皆室韋一曰室韋二曰黃頭室韋三  
曰獸室韋其地多銅鐵金銀其人工巧銅鐵諸器皆精  
好善織毛錦地尤寒馬溺至地成冰堆又北狗國人身  
狗首長毛不衣手搏猛獸語為犬嗥其妻皆人能漢語  
生男為狗女為人自相婚嫁穴居食生而妻女人食云

嘗有中國人至其國其妻憐之使逃歸與其筋十餘隻  
教其每走十餘里遺一筋狗夫追之見其家物必啣而  
歸則不能追矣其說如此又曰契丹嘗選百里馬二十  
匹遣十人齎乾餼北行窮其所見其人自黑車子歷牛  
蹄國以北行一年經四十三城居人多以木皮為屋其  
語言無譯者不知其國地山川部族名號其地氣遇平  
地則溫和山林則寒冽至三十三城得一人能鐵甸語  
其言頗可解云地名頡利烏子邪堰云自此以北龍蛇

猛獸魑魅羣行不可往矣其人乃還此北荒之極也契丹謂嶠曰夷狄之人豈能勝中國然晉所以敗者主暗而臣不忠因具道諸國事曰子歸悉以語漢人使漢人努力事其主無為夷狄所虜吾國非人境也嶠歸錄以

為陷虜記云

契丹年號諸家所記舛謬非一莫可考正惟嘗見於中國者可據也據耶律德光立

晉高祖冊文稱惟天顯九年歲次丙申是歲乃晉天福元年推而上之得唐天成三年戊子為天顯元年按契丹附錄德光與唐明宗同年而立立三年改元天顯與此正合矣又據開運四年德光滅晉入汴肆赦稱會同十年推而上之得天福三年為會同元年是天顯盡十年而十一年改為會同矣惟此二者其據甚明餘皆不

足考也附錄所載夷狄年號多  
略不書蓋無所用故不必脩也

五代史卷七十三

五代史卷七十三考證

托雲傳晉高祖追封托雲為燕王○托各本訛烏臣文

清

按上文云托雲東丹王托雲子也又云唐廢帝遣人殺托雲于其第下文云德光滅晉托雲從至京師則其所追封者其為托雲無疑矣

五代史卷七十三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六百二十五

史部

五代史卷七十四

宋

歐

陽

修

撰

四夷附錄第三

奚本匈奴之別種當唐之末居陰涼川在營府之西幽州之西南皆數百里有人馬二萬騎分為五部一曰阿爾威部二曰綽班部三曰安扎部四曰尼勒堅部五曰哈齊濟部後徙居琵琶川在幽州東北數百里地多黑羊馬

逾前蹄堅善走其登山逐獸下上如飛契丹安巴堅彊  
盛室韋錫實皆服屬之奚人常為契丹守界上而苦其  
苛虐奚王去諸怨叛以別部西徙媯州依北山射獵常  
採北山麝香人參賂劉守光以自托其族至數千帳始  
分為東西奚去諸之族頗知耕種歲借邊民荒地種稌  
秋熟則來獲窖之山下人莫知其處費以平底瓦鼎煮  
稌為粥以寒水解之而飲庫春卒子薩喇立莊宗破劉  
守光賜薩喇姓李更其名紹威紹威卒子伊喇立同光



以後紹威父子數遣使朝貢初紹威娶契丹女錫里哲  
伯埒之姊為妻後哲伯埒叛亡入西奚紹威納之晉高  
祖入立割幽州鴈門以北入于契丹是時紹威與哲伯  
埒皆已死耶律德光已立晉北歸伊喇迎謁馬前德光  
曰非爾罪也負我者伊喇與哲伯埒爾乃發其墓粉其  
骨而颺之後德光滅晉伊喇常以兵從其後不復見於  
中國自去諸徙媯州自別為西奚而東奚在琵琶川者  
亦為契丹所并不復能自見云

吐渾本號吐谷渾或曰乞伏乾歸之苗裔自後魏以來  
名見中國居於青海之上當唐至德中為吐蕃所攻部  
族分散其內附者唐處之河西其大姓有慕容拓拔赫  
連等族懿宗時首領赫連鐸為陰山府都督與討龐勛  
以功拜大同軍節度使為晉王所破其部族益微散處  
蔚州界中莊宗時有首領白承福者依中山北石門為  
柵莊宗為置寧朔奉化兩府以承福為都督賜其姓名  
為李紹魯終唐時常遣使朝貢中國晉高祖立割鴈門

以北入于契丹於是吐渾為契丹後屬而苦其苛暴是  
時安重榮鎮成德有異志陰遣人招吐渾入塞承福等  
乃自五臺山入處中國契丹耶律德光大怒遣使者責  
誚高祖高祖恐懼遣供奉官張澄率兵搜索并鎮忻代  
等州山谷中吐渾驅出之然晉亦苦契丹思得吐渾為  
緩急之用陰遣劉知遠鎮太原慰撫之終高祖時承福  
數遣使者朝貢後出帝與契丹絕盟召承福入朝拜大  
同軍節度使待之甚厚契丹與晉相距于河承福以其

兵從出帝禦之是歲大熱吐渾多疾死乃遣承福歸太  
原居之嵐石之間劉知遠稍侵辱之承福謀復亡出塞  
知遠以兵圍其族殺承福及其大姓赫連海龍白可久  
白鐵匱等其羊馬貨財鉅萬計皆籍沒之其餘衆以其  
別部王義宗主之吐渾遂微不復見初唐以承福之族  
為熟吐渾長興中又有生吐渾杜每兒來朝貢每兒不  
知其國地部族至漢乾祐二年又有托歡何戛刺來朝  
貢不知為生熟吐渾蓋皆微不足考錄

蒙古韃靼之遺種本在奚契丹之東北後為契丹所攻而部族分散或屬契丹或屬渤海別部散居陰山者自號蒙古當唐末以名見中國有每相溫于越相溫咸通中從朱耶赤心討龐勛其後李國昌克用父子為赫連鐸等所敗嘗亡入蒙古後從克用入關破黃巢由是居雲代之間其俗善騎射畜多駝馬其君長部族名字不可究見惟其嘗通於中國者可見云同光中都督折文逋數自河西來貢駝馬明宗討王都於定州都誘契丹

入境明宗詔蒙古入契丹界以張軍勢遣宿州刺史薛敬忠以所獲契丹團牌二百五十及弓箭數百賜雲州生界蒙古蓋唐常役屬之長興三年首領頡哥率其族四百餘人來附訖于顯德常來不絕

党項西羌之遺種其國在禹貢析支之地東至松州西接葉護南界春桑北隣吐渾有地三千餘里無城邑而有室屋以毛罽覆之其人喜盜竊而多壽往往至百五六十歲其大姓有細封氏費聽氏折氏野利氏拓拔氏

為最彊唐德宗時党項諸部相率內附居慶州者號東  
山部落居夏州者號平夏部落部有大姓而無君長不  
相統一散處邠寧廊延靈武河西東至麟府之間自同  
光以後大姓之彊者各自來朝貢明宗時詔沿邊置場  
市馬諸夷皆入市中國而回鶻党項馬最多明宗招懷  
遠人馬來無駑壯皆售而所售常過直往來館給道路  
倍費其每至京師明宗為御殿見之勞以酒食既醉連  
袂歌呼道其土風以為樂去又厚以賜賚歲耗百萬計

唐大臣皆患之數以為言乃詔吏就邊場售馬給直止其來朝而党項利其所得來不可止其在靈慶之間者數犯邊為盜自河西回鶻朝貢中國道其部落輒邀劫之執其使者賣之佗族以易牛馬明宗遣靈武康福邠州藥彥稠等出兵討之福等擊破阿埋韋悉裒勒彊賴埋廝骨尾及其大首領連香李八薩王都統悉那埋摩侍御乞埋嵬悉逋等族殺數千人獲其牛羊鉅萬計及其所劫外國寶玉等悉以賜軍士由是党項之患稍息



至周太祖時府州党項尼也六泥香王子拓拔山等皆來朝貢廣順三年慶州刺史郭彥欽貪其羊馬侵擾諸部獨野雞族彊不可近乃誣其族犯邊太祖遣使招慰之野雞族苦彥欽不肯聽命太祖遣邠州折從阮寧州刺史張建武等討之建武勇於立功不能通夷情馳軍擊野雞族殺數百人而喜玉折思殺牛三族間建武擊破野雞族各以牛酒犒軍軍士利其物反劫掠之三族共誘建武軍至包山度險三族共擊之軍投崖谷死傷

甚衆太祖怒罪建武等選良吏為慶州刺史以招撫之  
其佗諸族散處沿邊界上者甚衆然其無國地君長故  
莫得而紀次云

突厥國地君世部族名號物俗見於唐著矣至唐之末  
為諸夷所侵部族微散五代之際嘗來朝貢同光三年  
渾解樓來天成二年首領張慕晉來長興二年首領杜  
阿熟來天福六年遣使者薛同海等來凡四至其後不  
復來然突厥於時最微又來不數故其君長史皆失不

能紀

吐蕃國地君世部族名號物俗見於唐著矣當唐之盛時河西隴右三十三州涼州最大土沃物繁而人富樂其地宜馬唐置八監牧馬三十萬匹以安西都護府羈縻西域三十六國唐之軍鎮監務三百餘城常以中國兵更戍而涼州置使節度之安祿山之亂肅宗起靈武悉召河西兵赴難而吐蕃乘虛攻陷河西隴右華人百萬皆陷于虜文宗時嘗遣使者至西域見甘涼瓜沙等

州城邑如故而陷虜之人見唐使者夾道迎呼涕泣曰  
皇帝猶念陷蕃人民否其人皆天寶時陷虜者子孫其  
語言稍變而衣服猶不改至五代時吐蕃已微弱回鶻  
党項諸羌夷分侵其地而不有其人民值中國衰亂不  
能撫有惟甘涼瓜沙四州常自通於中國甘州為回鶻  
牙而涼瓜沙三州將吏猶稱唐官數來請命自梁太祖  
時嘗以靈武節度使魚領河西節度而觀察甘肅威等  
州然雖有其名而涼州自立守將唐長興四年涼州留

後孫超遣大將拓拔承謙及僧道士耆老楊通信等至京師求旌節明宗問孫超等世家承謙曰吐蕃陷涼州張掖人張義朝募兵擊走吐蕃唐因以義朝為節度使發鄆州兵二千五百人戍之唐亡天下亂涼州以東為突厥党項所隔鄆兵遂留不得返今涼州漢人皆其戍人子孫也明宗乃拜孫超節度使清泰元年留後李文謙來請命後數年涼州人逐出文謙靈武馮暉遣牙將吳繼勲代文謙為留後是時天福七年明年晉高祖遣

涇州押牙陳延暉齎詔書安撫涼州涼州人共劫留延  
暉立以為刺史至漢隱帝時涼州留後折逋嘉施來請  
命漢即以為節度使嘉施土豪也周廣順二年嘉施遣  
人市馬京師因來請命帥是時樞密使王峻用事峻故  
人申師厚者少起盜賊為兗州牙將與峻相友善後峻  
貴師厚敝衣蓬首日候峻出拜馬前訴以飢寒峻未有  
以發而嘉施等來請帥峻即建言涼州深入夷狄中國  
未嘗命吏請募率府率供奉官能往者月餘無應募者

乃奏起師厚為左衛將軍已而拜西河節度使師厚至涼州奏薦押衙副使崔虎心陽妃谷首領沈念般等及中國留人子孫王廷翰溫崇樂劉少英為將吏又自安國鎮至涼州立三州以控扼諸羌用其酋豪為刺史然涼州夷夏雜處師厚小人不能撫有至世宗時師厚留其子而逃歸涼州遂絕於中國獨瓜沙二州終五代常來沙州梁開平中有節度使張奉自號金山白衣天子至唐莊宗時回鶻來朝沙州留後曹義金亦遣使附回

鵑以來莊宗拜義金為歸義軍節度使瓜沙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晉天福五年義金卒子元德立至七年沙州曹元忠瓜州曹元深皆遣使來周世宗時又以元忠為歸義軍節度使元恭為瓜州團練使其所貢碯砂羚羊角波斯錦安西白氍金星磬胡桐律大鵬砂毼褐玉團皆因其來者以名見而其卒立世次史皆失其紀而吐蕃不見於梁世唐天成三年回鶻王仁喻來朝吐蕃亦遣使附以來自此數至中國明宗嘗御端明殿見其使



者問其牙帳所居曰西去涇州二千里明宗賜以虎皮  
人一張皆披以拜委身宛轉落其氍帽亂髮如蓬明宗  
及左右皆大笑至漢隱帝時猶來朝後遂不復至史亦  
失其君世云

回鶻為唐患尤甚其國地君世物俗見於唐著矣唐嘗  
以女妻之故其世以中國為舅其國本在娑陵水上後  
為黠戛斯所侵徙天德振武之間又為石雄張仲武所  
破其餘衆西徙後屬吐蕃是時吐蕃已陷河西隴右乃

以回鶻散處之當五代之際有居甘州西州者嘗見中國而甘州回鶻數至猶呼中國為舅中國答以詔書亦呼為甥梁乾化元年遣都督周易言等來而史不見其君長名號梁拜易言等官爵遣左監門衛上將軍楊洺押領還蕃至唐莊宗時王仁美遣使者來貢玉馬自稱權知可汗莊宗遣司農卿鄭績持節冊仁美為英義可汗是歲仁美卒其弟仁裕立遣都督安千想等來同光四年仁裕卒阿咄欲立天成二年權知國事王仁裕遣

李阿山等來朝明宗遣使者冊仁裕為順化可汗晉高  
祖時又冊為奉化可汗阿咄欲不知其為狄銀親疎亦  
不知其立卒而仁裕訖五代常來朝貢史亦失其紀其  
地出玉犛牛綠野馬獨峯駝白貂鼠羚羊角礪砂膍肭  
臍金剛鑽紅鹽罽氍毹駝駝之革其地宜白麥青蘆麥黃  
麻葱韭胡荽以橐駝耕而種其可汗常樓居妻號天公  
主其國相號媚祿都督見可汗則去帽被髮而入以為  
禮婦人總髮為髻高五六寸以紅絹囊之既嫁則加氊

帽又有別族號龍家其俗與回紇小異長興四年回鶻來獻白鶻一聯明宗命解縹放之自明宗時常以馬市中國其所齎寶玉皆鬻縣官而民犯禁為市者輒罪之周太祖時除其禁民得與回鶻私市玉價由此倍賤顯德中來獻玉世宗曰玉雖寶而無益却之

于闐國地君世物俗見於唐五代亂世中國多故不能撫來四夷其嘗自通於中國者僅以名見其君世終始皆不可知而于闐尤遠去京師萬里外其國西南近葱

嶺與婆羅門為鄰國而相去猶三千餘里南接吐蕃西  
北至疎勒二千餘里晉天福三年于闐國王李聖天遣  
使者馬繼榮來貢紅鹽鬱金犛牛尾玉氎等晉遣供奉  
官張匡鄴假鴻臚卿彰武軍節度判官高居誨為判官  
冊聖天為大寶于闐國王是歲冬十二月匡鄴等自靈  
州行二歲至于闐至七年冬乃還而居誨頗記其往復  
所見山川諸國而不能道聖天世次也居誨記曰自靈  
州過黃河行三十里始涉沙入党項界曰細腰沙神樹

沙至三公沙宿月支都督帳自此沙行四百餘里至黑  
堡沙沙尤廣遂登沙嶺沙嶺党項牙也其酋曰捻崖天  
子渡白亭河至涼州自涼州西行五百里至甘州甘州  
回鶻牙也其南山百餘里漢小月支之故地也有別族  
號鹿角山沙陀云朱耶氏之遺族也自甘州西始涉磧  
磧無水載水以行甘州人教晉使者作馬蹄木澁木澁  
四竅馬蹄亦鑿四竅而綴之駝蹄則包以鼈皮乃可行  
西北五百里至肅州渡金河西百里出天門關又西百

里出玉門關經吐蕃界吐蕃男子冠中國帽婦人辮髮  
戴瑟瑟珠云珠之好者一珠易一良馬西至瓜州沙州  
二州俱中國人聞晉使者來其刺史曹元深等郊迎問  
使者天子起居瓜州南十里鳴沙山云冬夏殷殷有聲  
如雷云禹貢流沙也又東南十里三危山云三苗之所  
竄也其西渡都鄉河曰陽關沙州西曰仲雲其牙帳居  
胡盧磧云仲雲者小月支之遺種也其人勇而好戰瓜  
沙之人皆憚之胡盧磧漢明帝時征匈奴屯田於吾盧

蓋其地也地無水而嘗寒多雪每天暖雪銷乃得水匡  
鄴等西行入仲雲界至大屯城仲雲遣宰桑四人都督  
三十七人候晉使者匡鄴等以詔書慰諭之皆東向拜  
自仲雲界西始涉醺磧無水掘地得濕沙人置之胷以  
止渴又西渡陷河伐檉置水中乃渡不然則陷又西至  
紺州紺州于闐所置也在沙州西南云去京師九千五  
百里矣又行二日至安軍州遂至于闐聖天衣冠如中  
國其殿皆東向曰金冊殿有樓曰七鳳樓以蒲桃為酒



又有紫酒青酒不知其所釀而味尤美其食粳沃以蜜  
粟沃以酪其衣布帛有園圃花木俗喜鬼神而好佛聖  
天居處嘗以紫衣僧五十人列侍其年號同慶二十九  
年其國東南曰銀州廬州湄州其南千三百里曰玉州  
云漢張騫所窮河源出于闐而山多玉者此山也其河  
源所出至于闐分為三東曰白玉河西曰綠玉河又西  
曰烏玉河三河皆有玉而色異每歲秋水涸國王滂玉  
于河然後國人得滂玉自靈州渡黃河至于闐往往見

吐蕃族帳而于闐常與吐蕃相攻劫匡鄴等至于闐聖  
天頗責誚之以邀誓約匡鄴等還聖天又遣都督劉再  
昇獻玉千斤及玉印降魔杆等漢乾祐元年又遣使者  
王知鐸來

高麗本扶餘人之別種也其國地君世見於唐比佗夷  
狄有姓氏而其官號略可曉其義當唐之末其王姓高  
氏同光元年遣使廣評侍郎韓申一副使春部少卿朴  
巖來而其國王姓名史失不紀至長興三年權知國事

王建遣使者來明宗乃拜建玄菟州都督充大義軍使  
封高麗國王建高麗大族也開運二年建卒子武立乾  
祐四年武卒子昭立王氏三世終五代常來朝貢其立  
也必請命中國中國常優答之其地產銅銀周世宗時  
遣尚書水部員外郎韓彥卿以帛數千匹市銅於高麗  
以鑄錢六年昭遣使者貢黃銅五萬斤高麗俗知文字  
喜讀書昭進別叙孝經一卷越王新義八卷皇靈孝經  
一卷孝經雌圖一卷別叙叙孔子所生及弟子事迹越

王新義以越王為問目若今正義皇靈述延年辟穀雌  
圖載日食星變皆不經之說

渤海本號靺鞨高麗之別種也唐高宗滅高麗徙其人  
散處中國置安東都護府於平壤以統治之武后時契  
丹攻北邊高麗別種大乞乞仲象與靺鞨酋長乞四比  
羽走遼東分王高麗故地武后遣將擊殺乞四比羽而  
乞乞仲象亦病死仲象子祚榮立因并有比羽之衆其  
衆四十萬人據挹婁臣于唐至中宗時置忽汗州以祚

榮為都督封渤海郡王其後世遂號渤海其貴族姓大  
氏開平元年國王大諲譔遣使者來訖顯德常來朝貢  
其國土物產與高麗同諲譔世次立卒史失其紀

新羅弁韓之遺種也其國地君世物俗見於唐其大族  
曰金氏朴氏自唐高祖時封金真為樂浪郡王其後世  
常為君長同光元年新羅國王金朴英遣使者來朝貢  
長興四年權知國事金溥遣使來朴英溥世次卒立史  
皆失其紀自晉已後不復至

黑水靺鞨本號勿吉當後魏時見中國其國東至海南  
界高麗西接突厥北鄰室韋蓋肅慎之地也其衆分  
為數十部而黑水靺鞨最處其北尤勁悍無文字之記  
其兵角弓楛矢同光二年黑水鄂爾遣使者來其後常  
來朝貢自登州泛海出青州明年黑水胡獨鹿亦遣使  
來鄂爾胡獨鹿若其兩部酋長各以使來而其部族世  
次立卒史皆失其紀至長興三年胡獨鹿之子桃李花  
立嘗請命中國後遂不復見云

南詔蠻見於唐其國在漢故永昌郡之東姚州之西僖  
宗幸蜀募能使南詔者得宗室子李龜年及徐虎虎姪  
藹乃以龜年為使虎為副藹為判官使南詔南詔所居  
曰苴咩城龜年等不至苴咩至善闡得其要約與唐為  
甥舅僖宗許以安化公主妻之南詔大喜遣人隨龜年  
等求公主已而黃巢敗收復長安僖宗東還乃止同光  
三年魏王繼岌及郭崇韜等破蜀得王衍時所俘南詔  
蠻數十人又得徐藹自言嘗使南詔乃矯詔還其所俘

遣藹等持金帛招撫南詔諭以威德南詔不納至明宗  
時雋州山後兩林百蠻都鬼主右武衛大將軍李卑晚  
遣大鬼主傳能何華來朝貢明宗拜卑晚寧遠將軍又  
以大渡河南山前印州六姓都鬼主懷安郡王勿定標  
莎為定遠將軍明年遣左金吾衛將軍馬昭遠為入蠻  
國信使昭遠不能達而還

牂牁蠻在辰州西千五百里以耕植為生而無城郭聚  
落有所攻擊則相屯聚刻木為契其首領姓謝氏其名



見於唐至天成二年嘗一至其使者曰清州八郡刺史  
宋朝化冠帶如中國貢草豆蔻二萬箇朱砂五百兩蠟  
二百斤

昆明在黔州西南三千里外地產羊馬其人椎髻跣足  
披氊其首領披虎皮天成二年嘗一至其首領號昆明  
大鬼主羅殿王普露靜王九部落各遣使者來使者號  
若土附牂牁以來

占城在西南海上其地方千里東至海西至雲南南鄰

真蠟北抵驩州其人俗與大食同其乘象馬其食稻米  
水兕山羊鳥獸之奇犀孔雀自前世未嘗通中國顯德  
五年其國王因德漫遣使者蒲訶散來貢猛火油八十  
四瓶薔薇水十五瓶其表以貝多葉書之以香木為函  
猛火油以灑物得水則出火薔薇水云得自西域以灑  
衣雖敝而香不減五代四夷見中國者遠不過于闐占  
城史之所紀其西北頗詳而東南尤略蓋其遠而罕至  
且不為中國利害云



五代史卷七十四

五代史卷七十四考證

党項傳殺數千人獲其牛羊鉅萬計○千南本作十誤  
吐蕃傳常以中國兵更戍而涼州置使節度之○戍監  
本訛盛今改正

周世宗時又以元忠為歸義軍節度使元恭為瓜州團  
練使○臣人龍按上文沙州曹元忠瓜州曹元深皆  
遣使來則恭應作深今各本俱同姑仍之

眭褐玉團○眭各本訛眭今改正

高麗傳本扶餘人之別種也○南本無人字

當唐之末其王姓高氏長興三年封權知國事王建為

高麗國王○

臣文清

按通鑑云初唐滅高麗天祐初

高麗石窟寺眇僧躬又聚眾據開州稱王號大封國  
與此傳異

渤海傳至中宗時置忽汗州以祚榮為都督○忽南本  
作忽

五代史卷七十四考證

謹案卷七十二第二頁後四行燒其野草契丹馬  
多饑死刊本草訛花據毛本改

卷七十三第七頁後二行草軟如葺刊本軟訛畝  
今改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覆校官編修臣查瑩

校對官庶吉士臣王坦修

謄錄監生臣張承恩

財團法人  
佛陀教育基金會  
釋淨空  
敬贈

